

河道总督 (连载)



杨义堂

在一条泥泞的土路上,他们的马车艰难前行,一路上都是衣衫褴褛、拖儿带女、挎着篮子逃荒的百姓,有的向东走,有的向西走,漫无目的地寻找一个能填饱肚子的地方。

饥民们看到是官府的人来了,很快把这些马车围了起来,跟车来的漕运总督署的兵丁拔出刀来,排队成列,保卫潘季驯和官员们。

潘季驯让车夫们把车上带的所有粮食都给饥民,说等到了下一个县府,再给车夫们补上粮食。

施小九成了大忙人,他让饥民都排好队,一把一把给饥民分粮食。

潘季驯看到一个斯斯文文的老者也在排队领马料,就走过去问他:“老先生,这里是什么时候受的洪灾啊?”

老者忧郁地说:“官爷问什么时候?年年都这样啊!有的时候,一年要淹没好几次呢!已经有五六年都没有收成啦!”

潘季驯又问:“你认为黄河和淮河能不能治好?有什么办法能治好这条大河?”

老者想了想,摇摇头说:“黄河和淮河在这里搅来搅去,治不好!谁也没办法,就是大禹来了也治不好!”

潘季驯又大声问排队的农民:“咱们大家说说,这河道能不能治好,让我们不受黄河、淮河的危害。”

男男女女都说:“治不好,就是老天爷下凡,也没有办法!”

潘季驯又转过身,对着随行的官员们大声问道:“你们觉得能治好黄河和淮河吗?”

官员们也都摇摇头说:“根本治不了!”

一时间,失望无助的气氛笼罩着大家,一丝风也没有,天地间无比燥热。

突然,一位身穿蓝色长衫、鹭鸶补子、头戴二梁冠的六品文官走到潘季驯跟前,深施一礼,大声说道:“潘河漕在上,下官不揣冒昧,斗胆进言!黄河、淮河决口,城乡淹没,百姓昏垫,别无他途,唯有修复长堤,潘河督于隆庆年间治河大成,亦在于修复长堤。”

潘季驯看着这位面色白皙、身材高挑的官员,觉得特别面熟,一时又想不起来了。

张纯上前一步,向潘季驯拱手致意,介绍说:“潘河漕忘了?他是咱们济宁河督署下属的工部中河主事,名叫余毅中,字子执,南直隶铜陵人。万历二年甲戌进士,他老爹想抱孙子,催他回家,可他就是不回家。借您的吉言,这次来之前接到朝廷任命,奉敕专管中河署淮北分司郎中事,进阶承德郎。”

余毅中拱手说道:“张副使说得对,在下正是您的麾下余毅中。”

潘季驯看到这么优秀而又负责任、敢于说话年轻河官,心情舒展了不少,微笑着轻轻点头,说:“好啊,我们就要把黄淮二河的河堤修好!”

江一麟用瓮声瓮气的声音说:“咱们走吧,我们把这里的情况都看完了,继续向海边看看去,前面就是入海口了!”

大家上了敞篷的马车,大车队沿着泥泞不堪的道路慢吞吞地继续前行,时不时被颠簸得东倒西歪。



《种豆得瓜集》

本书是四川大学谢不谦教授的一部随笔集,从作者十余年来勤书不辍的七百余篇博文中精选出七十余篇,加以分门别类,分为“甲集 太太学堂”“乙集 都市田园”“丙集 故乡云雨”“丁集 校园故事”四辑,内容围绕日常生活展开,主题平易亲近,不做高头讲章,平凡而不普通,充满人情味。



《生生之水》

《生生之水》是一部对长江的地理、文化及心灵的溯源及思考的非虚构作品。作者在与江源文化的学者一道深入实地考察中,沿通天河逆流而上至长江源头又顺流而下至通天河口,在山水间见证并积累了深厚的人文素材、浩瀚壮丽的英雄史诗、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化,以及游牧文化天然造就的生态文明。



曲阜碑刻(二十八) 新修庙记碑

李东润

新修庙记碑,是孔庙记事碑,唐咸通十一年(公元870年)三月十日立,原在曲阜孔庙同文门,现存于曲阜市汉魏碑刻西屋,碑高146厘米,宽75厘米,厚22厘米,额题“新修庙记”。碑文27行,满行44字,共约900字。碑阳记录了孔子三十九代孙孔温裕出资重修孔庙的事迹,同时附有孔温裕修庙奏文和中书门下批复的牒文。碑阴有宋代题记,碑侧有孔子后人的提名和释文。碑表稍有剥蚀,字迹尚能连读,整体保存完整,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较高。

孔温裕,孔蔑之子,曾任京兆尹、天平军节度使,于唐宣宗大中四年(公元850年)步入仕途。当时北方党项为边患,唐廷连年发兵征讨,皆不奏效,皇帝为此心情不悦,故温裕上疏切谏时,宣宗大怒,将其贬为柳州司马。后孔温裕累迁尚书左丞、天平军节度使、郾曹濮等州观察使,《新唐书》有其传。

唐咸通年间,曲阜文宣王庙老旧失修(文宣王庙即指孔庙,唐开元廿七年,追谥孔子为文宣王,以示尊崇),孔温裕有心复其旧观,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出个人薪资以修缮整理孔庙,朝廷奏准。事后,乡贡进士贾防撰文记述孔温裕自费修缮孔庙及蒙获嘉奖的始末,刻碑流传。坊间多称此碑为“新修庙记碑”。

在碑刻正文中,贾防详细叙述了孔温裕修庙的起因和经过。孔温裕节镇汶阳三年后,看到颇有“倾摧之势”的文宣王庙,又想起圣祖孔子的不朽功绩,遂萌生“修营”之想法,于是上书请求用自己的俸禄修葺庙宇,中书省下牒文批准后,孔温裕率人开始动工,不到十天就完成修缮。贾防描写了庙宇

新修后的景象:“丹楹对耸,还疑梦奠之时;素壁高标,宛是藏书之后……不假大夫,幽兰自满;无烦太守,刺草全除。”贾防在文中极力赞美了孔温裕的修庙功绩,称其无愧于先人的德业,恢复了文宣王庙文教昌明、祭祀不绝的盛况,“仰圣姿而如在,叹休烈而难名”。

碑刻侧面附有孔温裕的奏疏及中书省回复牒文。其中,唐代中书省的牒文是当时重要的官方文书之一,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。中书省是唐代中央政府的最髙行政机构之一,负责起草诏书、政令,同时也负责处理各种上行文和下行文。唐代中书省的牒文种类繁多,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各个方面。其中比较重要的有“政事牒”“法务牒”“军事牒”等。中书省的牒文具有法律效力,一旦发布就必须强制执行。这些牒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状况,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。

碑文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,可补正史记述之缺漏。如孔温裕系贬出之官,传中不载其爵,其墓志铭中亦记载不详,只有新修庙记碑中记录详细;清中期毕沅与阮元合著的《山左金石志》记录了碑刻内容,同时考证了孔温裕“忝镇”地方的新旧地名,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都以新名记“天平”,碑刻以旧名记“东平”。碑刻与史书相互印证,对地名演变的考察大有裨益。

同时,碑文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,碑文内容既有骈文的辞藻华丽、韵律和谐,又兼备散文的生动自然、情感丰富,显示了唐代的文化气象。对其中一些内容的考证也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人语言习惯的认识。如清代学者王昶考证出碑刻牒文中“丘门”指孔门,又将其与大泉寺新三门所记丘门对照,得出丘门是当时习用之语的结论。从碑刻字体来看,清代文学家赵绍组认为此字体多有“裴柳笔意”,字体刚劲方正、笔锋凌厉、遒劲动人,将此碑刻字体与同时期其他书法作品相对照,对考察晚唐楷书流变具有重要意义。

总的来说,孔温裕修文宣王庙,既彰显了孔子后裔不忘先祖、慎始敬终的优良品格,又对后世子孙起到了教化作用。碑侧提名者即为孔氏家族第四十六代孙孔宗亮、孔宗翰。孔宗亮于宋仁宗庆历五年知仙源(今曲阜)县事。宗翰题名时年纪尚轻,中进士后亦知仙源县,为官有方,素有口碑,一路升至徐州知州。二人受儒家经典熏陶,传承圣人之风,而且为官一方、颇有口碑。孔氏家族在代代家风的传承中不断壮大,成为诗礼传家、率先垂范的天下第一族。